



## 你的人生可如虹、可成虹

天下万物，最美总在一瞬间；世间万事，动心只在转眼中。

瞬间，眨眼的工夫。眨眼时虽短，“最美”、“动心”却能长存人心间。如，“最美女教师”、“最美司机”、“最美警卫战士”、“最美基层干部”等，不仅口口相传，而且笔笔作传。口传的是感人行为，笔传的是动人精神。感人行为如风云之色，动人精神似珠玉之声。此色此声，使人深感，人生无论性别，无论岗位，都可出彩，都可放光，一句话，都可如虹。

虹，天地之骄子，阳光之天使。虹，上可承天光，下可接地气。说人生可如虹，是说人的一生，无论长短，在其生命的过程中，都可如虹那般，有绚丽夺目之美姿；都可似虹那样，有清新爽神之美韵。尽管这美姿美韵也会如虹那样，在时空上具有不确定性，然而正是这不确定性，使人生之虹更迷人、更动人。

人生可如虹，美姿美韵固然妙，更妙的，在于人生之虹同自然之虹一样，全然出于无意，成于多彩，源于细微。

出于无意。

虹，无论是生于雨后的平原上，或是成于悬崖的瀑布边，从来无心插柳柳成荫，绝非有意栽花令花开。这种无意，体现的是生命本然，彰显的是心灵自然。这种本然，无斧凿之痕；如此自然，有天然之工。正因为如此，美姿，让生活更美；美韵，让精神更亮；美姿美韵之光，让当下暖融融，使未来亮堂堂。

成于多彩。

虹，从来不是一种色调。单色不成虹，个色不是虹。惟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才成其为虹。虹的这种多彩，颇如人的日常生活，酸甜苦辣样样有，阴晴圆缺条条在。这样的生活，既有烟云日月之伟观，又有雷霆风雨之奇变。这种多彩，让人梦萦；这种生活，让人踏实。

源于细微。

虹，别看既有江河停蓄之壮观，又有日星光辉之腾光，还有秋日气爽之神韵，却源于极其细微的水珠。这些水珠，细到人抓不到，微到人看不清。但正是这细微之物，拉起手来有波澜，阳光一照呈灿烂，让人抬头能见美姿，低头可思神韵，用滴水之微折射阳光的正能量。

人生可如虹，人生可成虹。

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，年仅15岁的刘胡兰，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，呈现出一道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横空之虹。在火热的建设时期，年仅22岁的雷锋，“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，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火热”，呈现出一道暖人心、飘芬芳的绚丽之虹。在波澜壮阔的新时期，“最美女教师”张丽莉、“最美司机”吴斌、“最美警卫战士”高铁成、“最美基层干部”菊美多吉等，汇集成为了一道又一道最亮丽、最感人的惊世之虹。这些“虹”，不分年代，同为“最美”；不论岗位，同为追“梦”。正因为他们有“梦”，关键时刻，能站得出；危急关头，能冲得上。不仅气贯长虹，而且，他们本身就是一道摄人心魄的彩虹。

你的人生，同样可如虹。

张保振

## 厨行吊汤各有窍门

古代没味精、鸡精，在传统烹饪中，鸡汤是调味汤，不是味精加水所能替代的。

汪曾祺先生回忆过，写《红岩》的作家罗广斌总说女孩子是清汤挂面。但他和罗广斌一起吃过清汤挂面，四川人做清汤挂面，用的是撇净油花的纯鸡汤，“清可注砚”。再有开水白菜，汪曾祺头一次吃的时候，很纳闷白开水为什么能做出好菜。“喝了一口，鲜美无比，这不是开水，也是鸡汤。”

唐鲁孙说，煮白汤面的原汤，是把鸡鸭的骨头架子、鲫鱼、鳝鱼、猪骨头、火腿爪放汤大煮，所有骨髓都渐渐融入汤里，煮到色白似乳，自然味正汤浓。他听富春茶社老板陈步云说，厨行吊汤，各有窍门秘不传人。有的另放羊肠，有的把上等虾子缝在布袋内下锅同煮，等汤煮好，再把虾子包拿掉。手法门道名堂甚多，每一家面馆的白汤面都有它自己的独特风味，一般家庭是没法子仿效做的。“要吃上等白汤面，一定要到茶馆去吃。”

《神州轶闻录》一书中有篇《萃华楼的鸡汤菜》，认定当年老字号萃华楼的鸡汤为佳。他们做出的鸡汤，清汤如水，奶汤乳白。清汤要用鸡脯肉、鸡腿肉剁成鸡肉泥，再用凉水调稀往锅里倒。文火煮沸后，清去汤面上的漂浮物，使汤汁干净变清。奶汤用同样的鸡肉泥为料，用火则须猛烈，烧滚数时始见乳白。“所以清汤，是清如水的鸡汤”。萃华楼名菜“清汤燕菜”就是用清如水的鸡汤和上等燕窝做成的，做好后透明清亮，“细看还可见到燕窝的丝纹，吃时清鲜醇香。”

南北朝时，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爱吃水引饼，“接如箸大，一尺一断，盘中盛水浸，宜以手临铛上，接令薄如韭叶，逐汤煮”“细如委蕤，白如秋练”。由此想来，水引饼很可能就是清汤面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



毕淑敏推出新作《昆仑约定》



作家毕淑敏的最新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书中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戍边生活为背景，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极端环境中淬炼成长、追寻理想的故事。

日前在京举行的新书发布活动现场，专家表示，《昆仑约定》塑造了一批不畏艰苦、个性鲜明、敢于牺牲、保家卫国的军人形象。在气候条件恶劣、物资匮乏、医疗条件简陋等重重挑战下，戍边战士用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。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底色，刻画边疆部队生活，也诠释了人性的光辉。

作家梁晓声表示，这是一部倾注真诚和深厚感情的作品，也是一部在题材上填补空白的作品，讲述了一代人的青春故事。

“我把那些珍贵的、刻骨铭心的、必须述说的回忆，交给了这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小说。”毕淑敏说。

史竞男